

■玉渊杂谭

控烟这个老话题最近翻出新浪花,新近报道,正在送审的《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》中规定,在电影、电视剧及其他节目中播放吸烟镜头或者出现烟草制品的媒体,由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给予警告并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;情节严重的,责令停业整顿。

控烟必然是世界的潮流和方向,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,一直在国际推行并不顺利的控烟行动,此番有这样“大”的进展,是值得欣喜的,其间应该也有很多

■桂下漫笔

小酌言欢,品茶论道,这些雅行,都被看作是文人的气质与风度。相对品茶小酌等不言自明的名士风度而言,吸烟实在难登大雅之堂,甚至也常常为人诟病。但总有一些现代吸烟或不吸烟的作家,想尽办法绞尽脑汁为吸烟“正名”。

这种正名的途径大致有二:一种是在生理层面,说吸烟无害;一种走精神路线,言吸烟与自由、性情之关联。第一种正名,从一开始就虚弱无力,科学早已证明吸烟不仅有害自身,而且还要殃及旁人,无数二手烟民对此也是怨声载道。一人吸烟,众人讨之。

第二种方法最为聪明取巧:一则是将吸烟与自由、性情等文人所最为推崇的价值观念相联系,就犹如灰姑娘成了白天鹅;二则性情、风度等都是人人殊异,仁者见仁,智者见智的东西。我说是自由,你说不自由,没有科学的标准裁判,所以就是公说公有理,婆说婆有理的事情。有些时候就看谁的位置高,谁的声音大,谁的耐力强,坚持到底就是胜利。哪怕就剩一个人;三则是“与时俱进”,与反思“科学主义”思潮的观念相伴随,赶时髦。用时代前沿,来论述一个古老的话题。既有历史感,又有新意。

一般以为小酌品茶的都是绅士名媛,而鼓动吸烟的都是莽汉土匪。这是明显的“出身论”,以“貌”取人。徐志摩、林语堂可谓是现代文学的绅士、谦谦君子,可就是这样的绅士却将吸烟与自由、

■科林碎语

咖啡和酒精大概是世界上人均消费最多的成瘾性饮料。

我有不少每天喝咖啡的同事,印证了之前看到的一个数据。2011年,美国做了一个有趣的调查:哪个行业的人喝咖啡最多?结果一点儿也不出乎意料:科学家,还有实验室里实验员(或者技术员)。当时有个媒体开玩笑说,这一点儿也不奇怪,因为这些人既得做研究,又得写课题申请书——言外之意,都不是容易做的事儿。而这个榜单上号称 big money, big pressure(挣钱多,压力也大)的金融精英们仅仅排在第八位。对许多人来说,没有咖啡,应付繁忙的工作还真不行。有一次听一个大学副校长的讲座,他开讲之前让工作人员去帮忙买咖啡。旁边的人直说:已经去买了。他“哦”了一声,接着若有所思地说,希望买回来之前我还能活着。

其实喝咖啡除了提神儿,更是深深植根于西方文化的一个符号。就像中国人的饮料以茶为主,因此不管你用不用它喝茶,沙发旁边的那个小桌子都叫做“茶几”,但英语里就叫 coffee table——咖啡桌。我们中国人管开会中途的休息叫“茶歇”,老外叫“coffee break”——“咖啡歇”。洋人和朋友出去小坐,聊聊天,就跑去 have a cup of coffee(喝一杯咖啡),其实可能到了目的地只喝水。

欧洲人喝咖啡是传统,而对亚洲许多地方的人来说,它却是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中让人有点意外的一个细节。素来饮食清淡的日本和韩国,都是这种浓烈饮品的消费大国。按照世界资源研究所2009年的数据,日本每年人均消耗咖啡3.3公斤,比澳大利亚和英国都多。在韩国许多人有早起之后喝 morning coffee 的习惯。香港人历来对饮食挑剔得很,讲究养生,但却偏偏也对咖啡这种火气很大的饮料不加顾忌,还发明了一种把红茶和咖啡两种火气很大的饮料放在

艰辛不为外人所知。影视界确实应该加强公益意识,像控制暴力、血腥、色情一样控制烟草镜头。但是,正如我们无法让影视作品中不存在暴力等上述因素一样,烟草毕竟还不属于人类社会和文化中的禁忌,让它从影视作品中绝迹,略有些严厉和不现实。

原因很简单,影视作品反映生活,真实的生活有什么样的面目,它就有责任去怎样表现。烟草和人类社会之间是怎样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,人们心知肚明。在一些历史题材或者典型人物的

性情联系起来。

徐志摩曾先后游学美国、英国。在牛津的时候,校园气氛自由活跃,与诗人饱满的激情和涌动的思绪相暗合,所以留下的都是自由闲适的记忆。徐志摩在牛津的愉快记忆,归结为牛津的“吸烟主义”。牛津的秘诀就是导师“对准他的徒弟们抽烟”。按照牛津的标准,只要“学会抽烟,学会沙发上古怪的坐法,学会半吞半吐的谈话”就可以毕业了。徐志摩只是将牛津宽松自由的氛围作了一个浪漫主义的诗学表述,他强调的是不拘一格,任其自由发展的教育模式。徐志摩说:“多少伟大的政治家,学者,诗人,艺术家,科学家,是这两个学府的产物——烟味儿给薰出来的。”

一个“薰”字,说尽了“吸烟主义”的精髓。薰不同于烤,不能用急火,只能小火;薰不能如油炸等速成,只能一点点慢慢来。总之,薰不是烧烤似的“急进主义”,而是不温不火的“改良主义”。薰,不以硬性改造为长,而以感染浸淫为本。

徐志摩借“吸烟主义”谈大学的文化氛围,属于忧国忧民的“大”问题,而且徐氏的文笔轻松幽默,态度冲淡平和。这样的论调也容易让众人接受,不会遭到太大的反对非议。但是,我们从徐氏四平八稳的论调中,大体可以看出他是不吸烟的,要是吸,也是装模作样,摆个“架势”,显示一下风度啥的。(具体徐志摩到底吸不吸烟我无考证,这里纯粹

闲话咖啡



一起的饮品,取名“鸳鸯”,成为港式文化的象征之一。后来在中国内地,咖啡也成了时髦的符号。咖啡刚开始流行的时候,价格很贵,喝的是面子;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星巴克买一杯小杯的美式咖啡,价格都在2美元左右,而在中国大陆的店却要25块人民币。店家号称质量中外一直,童叟无欺,价格按汇率算却差得太多。估计剩下的价值,都在你手里那个纸杯上的商标,和别人羡慕的眼神里了。

虽然如今美国文化是强势,但美国人喝咖啡还是被欧洲嘲笑的。咖啡有多种做法。19世纪,嗜好咖啡的意大利人发明了现在被认为最正宗的方法,以浓缩咖啡为底——浓缩咖啡是由约25克咖啡粉经过高温高压的蒸汽将精华萃取出来的约25-75毫克精华——颇有些中国人的“浓茶”。做得好的浓缩咖啡要在表面上有一层类似奶泡一样的薄薄泡沫——就是意大利人说的 crema。行家喝咖啡一定会检查这层泡沫,就好比喝红酒的人会看酒液的“挂壁”现象。然后再加入其他的“食材”,比如糖、奶、香料等等,做成所谓的花式咖啡。比如加上蒸汽打出来的奶泡,就是卡布奇诺。英语里也有人管这样做出来的叫 specialty coffee。更多意大利人就直接喝浓缩咖啡。如果你看到一个五大三粗、浓眉大眼的老外在街角咖啡店点一个“酒盅”大小的杯子喝咖啡,别笑话,这有可能是个喝咖啡的行家。

影视作品该不该“禁烟”?

文·句艳华

塑造上,影视作品很难完全绕开烟草这个道具。明明是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事物,却一定要生硬地抹煞,是不尊重生活原貌和艺术创作规律。屏蔽假丑恶不等于让影视作品只表现“高大全”,忽略“阴暗面”,不就是撒谎吗?这是连童话编织者都不屑的做法。

另一方面,我们也不得不承认,烟草

是人类文明的副产品。从印第安人无意中这一缕袅袅青烟,并认为它是神灵的使者,到成为上流社会的奢侈品,国家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侵略工具,再到思想者的手中伴侣,到成为劳动者释放压力的道具,再到今天的癌症幽灵……烟草角色的变迁体现的也是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,在今天人人喊打的烟草身上,至少可以说,它曾经具有过一些文化色彩和属性。正视历史,就不应该回避烟草。

像烟草这样的文明副产品还不少,有些可能是阶段性产物,有些可能会长

期伴随人类这个追求完美却永在缺陷中的物种。换句话说,一些东西,只要它符合某种人性需求的一面,而且还像烟草这样不过分逾界,想短期根除就都属于理想化的想法。控烟乃至禁烟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。

欲速则不达,违背规律去做事常会事倍功半,乃至适得其反。支持影视作品控烟,但“禁烟”只是看起来很美,理想,与其如此,不如继续探索考虑分级制。再往大了说,控烟的根本途径还是要到影视之外的现实中去寻找。

现代作家笔下的“烟道”



臆测。)

较之徐志摩谈“吸烟主义”的平和而言,另一绅士林语堂的论说就有失风雅了。观林氏人生发展的轨迹,可谓中规中矩。按理来讲,有这样一帆风顺的人生境遇,作文论说应该是闲适平和的。但是,林语堂早期的文字却并非如此,用他自己的话就是“浮躁凌厉”,或用我们熟悉的左翼文论语汇说就是“充满了战斗性”。大家都知道“三·一八”惨案之后,鲁迅写了《为了忘却的纪念》。殊不知,林语堂也写了《悼念刘和珍杨德群女士》一文,其间的愤怒笔伐,似乎是在鲁迅之下的。

不在鲁迅之下,都是一反一正的。有人嗜好吸烟,自然就有人主张戒烟。自己

不是烟民,不知戒烟的难与易,不知戒烟的苦和乐。但是看了林语堂的《我的戒烟》之后才知道,在他老人家眼里,吸烟与戒烟这样的生理之别,竟然也是关乎性情灵魂的“大”事情了。在林氏那儿,烟民也是分三六九等的。凡是只把吸烟当作一种生理过程,随便就能把烟戒掉的人是“不配谈戒烟的”,因为他们“忘记了吸烟乃是灵魂上的事情”。林氏这样的论调可谓是“上纲上线”,出语伤人太深。好不容易戒掉了吸烟的“陋习”,却不小心连灵魂也给弄丢了,犹如倒脏水一起把孩子也给倒掉了。

在林语堂看来,文人是万万不能戒烟的。学得文武艺,货卖帝王家。文人以文为生,靠文吃饭。李白斗酒诗百篇,那是李白可能不会抽烟,只能是借助酒精的刺激,到达迷狂之境,挥毫泼墨吧。林语堂主张以吸烟达到“心旷神怡”的迷狂之境,用老百姓的通俗表达就是

“饭后一支烟,赛过活神仙”。我们实在应该佩服老百姓的智慧与境界,这些体验丝毫不逊色于我们的文坛雅士。

主张“吸烟主义”的同时,林语堂还念念不忘嘲讽一下那些想戒烟的人“为什么人生世上要戒烟呢?我们人类的行为,总常是没有理由的,有时故意要做做不该做的事,有时处境太闲,无事可做,故意降大任于己身,苦其筋骨,饿其体肤,空乏其身,把自己的天性拂乱一下,预备做大丈夫罢?”

自古都是“文人相轻”,文人说起文人来,自然下语也要尖酸刻薄得多。虽然较之徐志摩借烟谈文化环境的“大”问题,有了一些“进步”,开始关注吸烟与个人性情、灵魂之事了。但是明眼人早已看出,林氏还是借烟说事,不过这回说的是那些没有性情、灵魂和骨气的文人。这样看来,林氏就没有徐志摩那般“绅士”了,那“平和宽容”了。



■艺苑

秋风落叶(国画)

张昭基

词说文学史(11)

刘成群

叹水清人浊事,同学草,自轻肥。

薛萝荷伴谁归?种蔷薇,斗芳菲。闻讯飘香,无语掩荆扉。北望中原魂欲断,云漠漠,雨霏霏。

江城子·宋之问

洛城明月笼寒沙,染啼鸦,映蒹葭,控鹤由谁?两袖浴霜华。却有玉人南望,诗律细,未应夸。

回头泪尽北枝花,路东车,雨中心,书剑风流,相伴到天涯。怅想古今迁谪事,终不敢,恨长沙。

江城子·薛道衡

胡风雁雪啜青霜,野茫茫,陇头凉。塞上烟云,千里裹苍黄。每为封侯窥绝漠,边气凛,又何妨?

伏堤卧鼓射天狼,猎西羌,取南疆。帷幄筹谋,写尽少年狂。谁料心随笔笔断,悲暗隔,落空梁。

江城子·杜甫言

衡阳回首紫烟飞,洞庭晖,染征衣,南望峰州,处处与心违。也